### 进度延迟的代价

“冒险只是没有计划好的旅行。”卡尔塔在给女儿德哈玛的短信中引用某位名人的话。这是一个早晨，杯中的印度奶茶热气腾腾，纸巾包裹的香饼已经把夹克口袋捂热。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手机上，非常忙碌。他急匆匆冲下楼，踩到前一天晚上吃剩的披萨盒，接着飞快地进入车库，没有洒出一滴奶茶。“披萨盒要扔掉！你今天怎么安排？我这会儿在车库里。”

她回复道：“我听到你打开车库的门，本来还以为你在睡觉呢。我在用微波炉热披萨。我的安排？如果晚上加班，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卡尔塔坐进他的讴歌汽车，把黑莓手机调到全文本朗读模式。离开车库前，Chrome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汽车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机械朗读的声音：

“来自德哈玛。你总喜欢预先安排。我今天就在家看电影、打游戏。这就是我的安排，明白？坐在家里无聊地等你，要不就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别总那么晚回来。还有，我不想整个暑假每天晚上吃披萨。”

街区很新，位于拉斯维加斯的边缘地带，各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到沙漠。卡尔塔用膝盖打着方向盘，腾出手吃早餐。香饼的壳有些湿软，因为刚用微波炉加过热。早上达到的邮件，黑莓手机都会发出提示音。不过他修改了设置，前一天晚上十一点收到的邮件都能听到。

黑莓手机朗读文本听起来像旧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印度测试团队发来的消息说，胜利者项目进度严重滞后，计划一年之后发布。本月，项目卡在测试环节。昨晚也有一样的坏消息——测试环境跑不起来，没办法测试。

一封封的邮件，各种各样的问题——系统正常运行时应该是什么状态？应该有哪些活动进程？硬件模拟器正常的启动时间是多长？求助太多，像一场暴风雨。然而，这些求助发出时，拉斯维加斯团队所有人都在睡觉，八小时后才上班。

“……用户界面还是一片空白，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按照服务器团队的文档，我们向操作人员提问题单，要求重启服务器。服务器重启后，我们再次向他们提问题单，检查各相关服务的运行状态，结果显示正常。按照从架构团队和服务器团队获得的文档，操作人员那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卡尔塔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下来。左边是州际高速和去上班的路，右边是还没完成的街区扩建部分，街道和人行道延伸向空旷的沙漠。此时已经是半上午，天气炎热。周围空荡荡的，除了后面路口处靠边停下的面包车。这辆面包车最近一直在附近，车身上贴满广告，其中一幅宣传的是凯撒宫的裸体滑稽剧。

测试团队的邮件源源不断。

“我们接下来会查阅用户界面团队的文档。”

前方有停车标志，卡尔塔把车停下，手指放在胸前，隔着马球衫捏着一枚挂在链子上的戒指。他屏住呼吸，希望昨晚测试卡壳不是自己团队的过失。

“最初连硬件模拟器都无法启动。昨晚，哇喔团队有人发邮件给我们，说有一个配置文件被改过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另外，邮件给出一个文档中没有记载的命令行引数。这样，模拟器终于跑起来了。”

他一巴掌拍在自己额头上。每次问开发者文档是不是最新的，他们总是说：“是的。”“哇喔团队太坑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用户界面启动后，屏幕是空白的，仍然没办法进行测试，不过总算有一点进展。”

“一点进展？”卡尔塔心想，“按计划应该已经完成一轮测试并且修复缺陷。”

刺耳的车笛声吓了卡尔塔一跳，他从后视镜中看到那辆面包车就在后面很近的地方。

“好的，来吧！”

卡尔塔踩油门，面包车迅速跟上。他刹车，不知道面包车司机想干什么。面包车上的裸体滑稽剧广告里有一个女人，戴着大礼帽和白手套，双手遮着乳头，好像正盯着他看。

“这表演肯定带劲。”他摇头。

面包车停下，仿佛在等他。他把车开到路口中间，面包车并排跟着，他没办法转弯驶上州际高速。他瞟了面包车一眼，自己的车离广告里的女人只有几英寸距离。面包车向他这边转向，他马上转开。黑莓手机在仪表台上滑动，撞到挡风玻璃，但是继续读着短信，内容还是在说测试如何因为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而受阻。

卡尔塔继续在错误的方向上行驶，面包车不惜逆行也要紧跟。他把油门踩到底，仍然没办法甩掉面包车。前方是死胡同，再远一点是刺眼的沙漠。

“早知道就该租凯迪拉克。”他想，“很贵，买不起，但是可以租。凯迪拉克V8肯定能甩掉它。”

车继续向前飞驰，他又瞟了面包车一样，寻思着接下来怎么办。面包车前排车窗有颜色，但是他看到一名乘客的影子。

面包车比他的车大，对方在人数上也占优势。或许，只是调皮捣蛋的高中生。

在72英里的时速下，车子很快就开进死胡同，他使劲踩住刹车。面包车在不远处侧滑一段距离后也停下来，里面传出小提琴演奏的音乐声。

前方的路缘向下倾斜，便于以后修建私家车道，不过现在只能伸向沙漠。附近只有沙子、褪色的塑料袋和石头，没人能帮他。他从后视镜看到家所在的街区，感觉好遥远。

几乎不可能看到对方车牌，不过他还是拿起黑莓手机，把手指放在上面，随时准备报警。

“你总要动的。”

他耐心地等着，裸体滑稽剧广告高悬在眼前。他幻想面包车里面坐着上身裸露的表演者，不过很快又摇头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他从来都没这么好的运气。这也许是一座移动的冰毒实验室，他们肯定有枪。但是，为什么放着古典音乐？

面包车动了一点点，他清楚地听到长笛和弦乐器演奏的爱尔兰踢踏舞曲，好像是《王者之舞》。有人下车，站在卡尔塔看不到的那一边。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道对方在耍什么把戏。

黑莓手机震动，提示有新邮件，扬声器里再次响起机械朗读的声音。

“来自戴卢卡：不能再推迟进度，项目已经滞后一年。艺术赌场的未来全靠胜利者，我们一定要开发出第一款手持赌博设备。十一点来我办公室，带上最新的甘特图。”

他心生不满，为什么拥有“博彩总裁”这样头衔的人召集会议总是搞突然袭击？开会只要三十分钟，就算此刻他已经驶上洲际高速，路上也还要花四十分钟。

面包车后部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不容易注意到。疑点重重之下，他决定豁出去。

他把手机往仪表台上一扔，猛地松开离合，轮胎尖叫着在柏油路面上飞速转动。车越过路缘，冲入沙漠，不停地颤动和打滑，只能从砂石表面获得抓地力。转速表已经到红线位置，他换到二档，狠狠踩住油门，玩命似地往前开，不然就会被追上。从后视镜中，他看到那人影原来是一个女人，正盯着他。

车碾过碎石和雨水年复一年冲刷留下的沟槽，前轮激起一阵尘土。他被剧烈的颠簸甩离座位，又被安全带拉回来。车轮撞到坚硬物体，整个车弹起来，猛地歪向一边，他的头碰到车窗上。

此时，他打方向全凭感觉——不能转得太猛，那样会陷在沙子里；也不能一直向前，越深入沙漠就越不可能获救。要确保安全，就必须与面包车拉开距离。但是，要逃走就必须回到路口。车在沙漠上迂回前进，留下一道道很浅的弧形痕迹，就像船驶过波浪起伏的水面。

前方有一个不显眼的坑，他看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两只前轮都陷了进去，车头重重地撞在沟岸上，眼前的世界快速地冲向前方。他双眼盯着方向盘，身体向前飞去，油门仍然是踩到底的。安全带拉住他的时候，鼻子离方向盘的距离只有几英寸。车从沟岸上斜冲下去，沙子狠狠划过车底。

他觉得不能再这样被动，于是掉头，按最近的路线驶向柏油路面，这意味着要回到面包车那边。他渐渐地靠近，面包车的滑动货舱门关上，挡住一个有鹰钩鼻的金发女人，这不是刚才那个女人。他把车开在砂石上，尽量避开沙坑。“不能停，不能停！”他必须赶快离开，否则可能成为报纸上惨案的主角。到时候警察上门通知，孤苦伶仃的女儿就会知道爸爸被两个刚吸过冰毒的女人枪杀了。

车越过人行道，悬空冲向街中间。他的身体飞起来，安全带紧紧扯住他，戒指从V型领里甩到眼前。车终于回到地面，项链落回去，他也重重地掉回座位。

轮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尖锐的声音，他竭力控制住车，加速逃离。终于，面包车在后视镜中越来越远，过了三岔路口就看不到了。

#

卡尔塔走进总裁办公室，诺亚和唐尼正在往墙上贴甘特图。一张张纸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房间另一头，还有各种古董级老虎机的照片以及戴卢卡和史泰龙打高尔夫的照片。图表很大，没有谁能完全理解。

“抱歉，我迟到了。”卡尔塔说，“路上太堵。”

他太阳穴的位置有擦伤，敷着湿纸巾，但是没人同情他。

“太堵？”戴卢卡反问道。“小子，这里是拉斯维加斯。在加州或许可以拿交通当借口，但是这里只有长街上的交通繁忙，人们开车来我们赌场，带来滚滚财源。”

“头怎么了？”唐尼问。

“遇到几个开面包车的野孩子，我应该报警的。”

“卡尔塔，”戴卢卡说，“诺亚主动请缨，愿意派他团队一名成员去帮忙修复测试环境。”

诺亚盘腿坐在门前的地面上，穿着他常穿的黑色衬衫和黑色裤子，衬衫上写着“Got Root？”（有没有Root权限？）唐尼坐在椅子上，但是椅子似乎太小——他身高一米九五，是美式足球后卫的好料子。一副Revo太阳镜架在晒得黝黑的秃头上，衣着仍然是他一贯的风格——带领的印花衬衫，上面的菘蓝染料足够以大号字体写出FLORIDA这个单词。

“麻烦大了！”戴卢卡快步走到图表末端，散着扣子的西装外套向后飘起来，露出丝质衬衫侧面的名牌标签。他用手指戳着甘特图上的一条线，那里可以看到项目剩余时间。

“这样是不行的。上个月，图表显示一年整之后发布。一个月时间过去了，一直在折腾测试。现在可好，一年零两个月的延迟。到底怎么搞的？花了一个月时间，带来两个月额外延迟！”

他一巴掌拍在图表上。“这烂玩意儿，我没理解错吧？”

诺亚站起来，叹了一口气，走过去。他的声音充满耐心，不过他只在管理层面前这么说话。

“甘特图[[1]](#footnote-1)有两条轴，横轴代表时间，有半个办公室那么长。这里第一条是项目线，代表已经和即将付出的努力。已经花了一年时间，至少还要花一年零两个月才能完成。”

卡尔塔不明白诺亚为什么不简单地说“没错”。他迅速在心中对图表进行简单概括，准备辩解。

诺亚说：“在项目线下方还有三条水平线，每条线一个团队，分别为哇喔、咔嚓和拱门。线的长度代表团队已经花的时间，三条线加起来和项目线一样长。线之间的箭头表示需要不同团队配合才能完成的事项。在电脑上可以看到任务层面的细节。”

“又来这一套！”卡尔塔心想。诺亚正准备埋怨GUI架构，卡尔塔决定先发制人。“你是不是想说哇喔团队和拱门团队之间反复沟通和确认？我要提醒你，如果你当时同意我提出的GUI架构设计，根本就不会这么费事。哇喔团队每次添加屏幕组件，都不得不和拱门团队开会，等他们发布——”

诺亚转过身，看着卡尔塔说：“但是我不相信。”他又看着唐尼和戴卢卡说：“我不相信这张图表。”

戴卢卡摇头。“马特洛克先生，你不相信什么？图表？结束日期？到底是什么？”

“看看今天的日期，再看看拱门团队的情况，他们已经完成工作，项目剩余部分没他们的事。咔嚓团队上个月也收工了。只有卡尔塔的团队和测试团队还要接着干，他们拖慢了项目进度。”

诺亚想把责任推到卡尔塔身上，卡尔塔准备大吵一架，他摇头说道：“大部分需求变更都是关于用户界面的，因此哇喔团队还在做收尾工作。”

诺亚重重地点头，长发被甩到前面。“是的，是的！正在进行的工作变成变更需求，拱门团队不堪重负，他们这两周会更忙。咔嚓团队也需要针对哇喔团队带来的变更做相应的工作。开发一周周进展下去，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甘特图越来越复杂。”

诺亚坐回到地上，戴卢卡脸色变得铁青。

“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戴卢卡发问，显然并不期待谁回答他的问题。他从胸前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把黑色的小梳子，毕竟他那油光的意式大背头不能有一丝凌乱。他边说话边走动。

“大厅里所有的老虎机，每两年就要更新换代，换成更炫的新机器。长街上车水马龙，但是人们不一定来我们这里，他们可能去下一个路口那家，也可能去对面那家，还可能直接路过我们，去该死的米高梅大赌场。

“吸引他们的是赌场里的游戏。很简单，给他们提供新奇炫酷的游戏，他们就开心地送钱。只要合理设计，让他们适时收手，就皆大欢喜。”

戴卢卡把梳子在图表上滑过。“各位，这不能让任何人欢喜。顾客不欢喜，股东不喜欢喜，管理团队不欢喜，我当然也不欢喜。

“已经超预算一倍了。一年的项目做成两年。现在你们说，花的时间越多，要做的事情越多，逗我玩吗？艺术赌场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其他赌场可以通过扩建大厅来增加收入。米高梅大赌场周围都是空地，而我们被包围了，没地方扩建。”

戴卢卡拍打着甘特图说：“必须改进工作方式！”说完，他盯着每个人。

“我们如何提高收入呢？把游戏做小，在移动设备上玩。不管你是躺在床上，坐在大厅，还是在上厕所，统统都能玩。那些破老虎机都扔一边去吧，多摆些沙发和鸡尾酒桌。计算每平方英尺带来的收入，这是创新！”

他讲得激情澎湃、唾沫横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我已经找人改造大厅，幕帘供应商、家具厂商和室内装潢公司都找了。市场部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大肆宣传。到时候会请火箭女郎舞蹈团，都是美女，大长腿，前凸后翘！她们十二组女郎都会来，在大厅里表演裸体滑稽剧。这场面比纽约-纽约的开幕之夜还壮观——他们请了太阳剧团，一群猴子飞来飞去。

“但是，这一切——包括人员安排和沙发、桌子、地毯的采购，都要随着项目进度一起延迟。”

戴卢卡再次拍打图表，装着他和史泰龙合照的相框掉下来，玻璃立刻粉碎。诺亚挪动位置，远离挂照片的那面墙。

“你们这些人！”戴卢卡用梳子指着他们。“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卡尔塔和唐尼坐直身子，唐尼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悠闲的佛罗里达人。诺亚则很淡定，仿佛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毕竟在湾区干过几份非常好的高科技工作。

“不！不！不！不！”戴卢卡每说一个“不”字就击打一下墙壁，悬挂的照片随之歪斜。

他打着手势，像是要止住滚滚车流。“我告诉你们，你们就得为自己考虑！是的！看看长街上那些绝望的赌徒，借高利贷，还不上就有人来卸他们的腿！我们的处境不会好多少！投资人花大钱找我们，工作早就应该完成。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见收益。现在，你们告诉我，活干得越多项目就拖得越久？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会要人命，反正不会是我的命！”

卡尔塔尽量不盯着戴卢卡嘴角的白沫。很明显，戴卢卡以前没做过软件项目，全新的项目延迟一年很正常。

卡尔塔瞟了两位同事一眼，希望他们帮忙安抚戴卢卡。但是，连唐尼这样的硬汉都紧锁眉头，前额堆起皱纹，太阳镜仿佛架在一块搓衣板上。诺亚一贯的姿态是“我能力强，随便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过他此刻看着戴卢卡，正抚摸马尾辫的手僵住了。

卡尔塔开始怀疑这份工作能不能帮他登上《连线》杂志封面。如果戴卢卡的话是认真的，那么卡尔塔可能会被开除，甚至面临更糟糕的结果。不过，这不是八十年代，项目进度延迟时不会有人丢胳膊断腿，延期交付是软件行业的常态。

戴卢卡用手抹嘴，随后把梳子放回去。

“好，既然你们已经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相信一定有解决办法。一天一天地做下去，不能再拖。测试有什么问题？”

卡尔塔看着唐尼，期待他暗示——现在就应该告诉戴卢卡，软件项目就是这样的，大部分项目都会延迟和超预算。实际上，各家公司都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且把计划交付日期往后推，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担忧。但是，唐尼面无表情，如同高赌注桌上的扑克玩家。诺亚的眼神在卡尔塔和唐尼之间来回游走，等待他们先对戴卢卡的话作出回应。诺亚的技术流解释不奏效，卡尔塔心中窃喜，看来只有从管理的角度才能说服戴卢卡。

戴卢卡舔舔嘴唇，但是还有一小块是白色的，没有得到滋润。

卡尔塔将大拇指划过鬓角，又短又硬的头发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说：“你知道，大部分项目都会延迟。微软的Windows XP和Vista都……”

唐尼打断他：“测试系统不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系统上测试呢？”

听到这条荒唐的建议，卡尔塔吃惊地张大嘴，感觉又气愤又好笑。或许，这样异想天开的能力才配得上唐尼身上那件衬衣。

戴卢卡点点头。“好主意！我们干脆花大价钱聘用美国人，反正已经延迟，已经超预算了。”

唐尼垂下眼，戴卢卡来回走动；笔挺的西装，黑亮的头发，额头上严肃的皱纹，特别像NBA的场景——湖人队在第四节仍然落后10分，帕特·莱利教练在板凳前踱步，脸上写满“必胜”，为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卡尔塔略感欣慰，因为他们的处境和湖人队一样，需要绝处逢生。

戴卢卡站在那里，盯着众人，手上把玩着梳子——从食指开始，通过各指节，横向滑动到小拇指，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了！”戴卢卡单手打一个响指，另一只手紧握梳子。“把我们的系统打包，运送到印度去！”

唐尼盯着地板摇头。诺亚斜眼看着戴卢卡，以为自己听错了。

卡尔塔的心砰砰地跳，因为这样做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

“开发团队需要系统，不然什么也做不成。”

“但是开发已经完成。按照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现在处于测试阶段。你们不再需要环境。”戴卢卡说。

唐尼仍然盯着地板，诺亚呆坐着，而卡尔塔在考虑到底从哪里说起。瀑布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在胜利者中充其量也就是宽松的指导原则，其他大部分项目中都没这么宽松。提需求的总监永远不会宣布需求阶段结束，冷不丁地提出各种变更，导致规格、设计、开发、测试和实施这些下游环节中更大的变更。会议越开越多，不停地更新和审核文档。进展状况就成了进一步，退两步。

唐尼抬起头。“好主意！但是，测试团队发缺陷报告过来，我们没有开发环境，怎么修正缺陷呢？”

诺亚点点头。“另外再搭建环境需要好几周时间——请购、发货、安装软件，很慢的。”

“你的意思是，尽管我想让甘特图的长度不超过长街，但是它还是会比215号州际高速还长？”

诺亚边伸展手臂边说：“可以在网上共享环境给他们。”

卡尔塔说：“行不通，测试员的工作台要通过USB连接到服务器，不然硬件模拟器用不成。”

“硬件模拟器？”戴卢卡问。

“厂商还在开发硬件，我们就用计算机程序模拟硬件，方便测试。第一批硬件过几天就到。”

诺亚收回手臂，并拢双掌，指尖撑着下巴，姿势有点像印度教里的古鲁。“这不是问题，只要哇喔团队有胖客户端并且按我的要求安装标准硬件。其实，从最开始就应该使用硬件。”

戴卢卡的注意力放到卡尔塔身上，卡尔塔双手握拳，诺亚挪动位置。

卡尔塔说：“诺亚，现在是问责的时候吗？”

诺亚耸耸肩。“我只是说说而已——”

“胜利者需要从服务器运行，否则就有问题。”

诺亚似乎很想把问题复杂化，因此卡尔塔就在脑海中回顾对胜利者架构作出的决定以及他在这方面与诺亚的分歧。他总是抵制诺亚对项目的掌控，而唐尼很好说话，系统后端的各种问题任凭诺亚发号施令。

“你说我的胖客户端设计有问题？能再解释一下吗？”诺亚说这话的时候盘着腿，显得很轻松。他仿佛不记得，哇喔团队每次做完展示后，两个团队都会在走廊里激烈争吵。

卡尔塔低头看着诺亚。“你真的想再理论一番？所有这些都写在架构文档里了。”说完这些，他开始在信箱里查找，关键的讨论都是通过邮件进行的。

诺亚掏出iPhone，一脸痛苦的表情。

卡尔塔找到邮件，主题是由诺亚发起的——“这是谁出的蠢主意？”

诺亚继续玩手机，卡尔塔用自己的手机指指诺亚，开始总结重点。

“……另外——不好意思，诺亚——另外还有启动成本：买大量简单的瘦客户端比买更强大的胖客户端便宜。顾客手中的移动设备会丢失或损坏，硬件必须便宜，降低运维成本。”

诺亚没有点头，但是他说：“你说的最后一点是对的，不过硬件价格一直在降低，而性能一直在提高。”

卡尔塔摊开双手。“摩尔定律又来了。”

唐尼看了看表。“各位，看看都几点了。过两分钟我还要参加设计评审会。”

卡尔塔和诺亚点头，说他们俩也要参加。

戴卢卡冲着诺亚举起一只手。“那我们只能接受你的慷慨提议，看看谁能出差。”

诺亚面露疑惑之色，不过很快想起来刚才建议过什么。

戴卢卡接着说：“我五点前准备好机票，今晚最后一趟航班。”

诺亚离开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心烦意乱，一缕头发搭在鼻子上也懒得管。

“卡尔塔，你留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戴卢卡说。

唐尼路过的时候朝卡尔塔翻白眼，卡尔塔觉得很讨厌。唐尼可能只是闹着玩，也可能是认真的。不管怎样，翻白眼让人不悦。卡尔塔强迫自己冷静，但心情仍然很糟糕。经济形势不好，他要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她过两年就要上大学了。

卡尔塔捏住衬衫里挂着的戒指。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

门一关上，戴卢卡就开口了。

“卡尔塔，我很担心你。”

卡尔塔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把戒指捏得更紧了。

“你自己应该也很担心。有些人想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他们私下跟我抱怨，但是我说：‘我招的人都是很不错的。他们有时候会把事情搞砸，但是他们是最棒的。’

“但是这些出钱的人……他们有时候不满意。他们只会看甘特图，看谁的线最长。今天，他们看到哇喔团队，就问谁是团队经理？”

“这只是因为我运气不好，就像热土豆游戏！”卡尔塔说，“当然，所有测试都通过GUI——”

“你尽力了吗？”戴卢卡问。

卡尔塔点头。

戴卢卡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像是调制解调器，但是他并没把电脑连上去，而是把电话线拔掉后插到盒子上，又用另外一根线把盒子和电话连接起来。

他边接线边说：“等下我和他们开电话会议，我就跟他们说你尽力了。这些人……这些人很没耐心。你赶紧把线缩短，不要还是最长的，这样他们就知道你尽力了。”

他为卡尔塔打开门。“好吗？”

卡尔塔边走边点头。他站在走廊里没动，却感觉身体飞驰电掣般向前加速，他觉得可以用弦理论解释——宇宙由能量弦线构成，或许构成他自己的那些弦线正在以错误的频率振动。最近他感觉自己像是紧绷得已经走调的钢琴弦。

一位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进到戴卢卡的办公室，手上拿着新相框。卡尔塔不知不觉中就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IT部位于地下四层，从戴卢卡的办公室那层楼坐电梯下来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下来的。

到底怎么了？他眨眨眼睛，感觉一阵晕眩。他环顾四周，整个楼层都很安静，就他一个人。唐尼和诺亚哪里去了？

“哎呀！开会！”他飞快地爬楼梯，冲到位于另一层楼的会议室，感觉很累，好像病了。

会议很长，仿佛一辈子那么长。设计完成于几个月之前。从那时起，任何变更都需要评审，任何变更都会带来高昂的成本。他们使用的瀑布模型有六个步骤，正如戴卢卡所说，现在处于测试阶段，也就是第四步。但是，他们仍然在实现各种功能，用于满足新的业务需求，而这实际上是第一步到第三步的事情。

在会议上，他仍然感觉不适。于是，他告诉自己团队的开发人员，他要回家。他回到办公桌拿太阳镜，唐尼挥手示意他过去。

“唐尼，我生病了，要回家，免得传染给整个团队。”

“你脸色好差。”

卡尔塔点点头，准备离开。“刚才戴卢卡找你谈话，给你很大压力，是不是？”卡尔塔不知道如何回答。

唐尼靠回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那番教父式的说教，但现在不是拉斯维加斯疯狂的八十年代。”

卡尔塔说：“我必须走了。”

唐尼笑着说：“如果你的车在启动时爆炸，是不是一件大事？”

卡尔塔没有笑，唐尼尴尬地收回笑容。

“他还真让你抓狂了？你的车停在赌场的停车场，对吧？那应该没事。炸你的车会损坏赌场财产，还会把顾客吓走。老家伙肯定不想影响生意。”

卡尔塔摇头，希望唐尼别再说了。

唐尼在办公桌抽屉里一阵翻腾。“我这里有一件东西可以帮你。”唐尼把什么东西捏在手掌中，但是很快又改变主意。

“不，看你的状态，需要更强的东西……在这里。”

卡尔塔往抽屉里看去。唐尼用一本杂志挡住一件东西，递给卡尔塔。

“你自己有枪了就还给我。在内华达州申请持枪没有等待期，不过你还是要尽快申请隐藏持枪许可证。你是这里的员工，保安不会搜查你，但是上下班路上会有警察检查。”

卡尔塔打开杂志，差点把中间包着的东西掉到地上，是一把左轮枪。“什么？这是什么？”

“你很清楚这是什么。”唐尼扫视四周，以防附近有人。“斯密斯-韦森的麦林枪，口径50，最大的手枪。枪管末端有一些槽口，看到了？作用是释放后坐力，避免枪脱手。”

“你带这枪来上班？”

“这是赌场，不是机场。藏好，不滥用，没问题的。”

唐尼展示如何上膛以及如何拉上保险。这把左轮枪大小适中，适合大个子的人，但是这件夺命武器在卡尔塔手中感觉非常沉重。

唐尼说：“不要这么忧心忡忡。250散弹，不是大子弹。傻子都知道怎么用枪，就像电影里那样，对着目标开枪。回去吧，好好休息。有这枪在身边会安心一点。”

“我不要！”

“看，有用吧? 那个争强好胜的你回来了！赶紧回家，估计就是流感而已，很快就好了。拿着！”

#

卡尔塔从赌场停车场深处开车出来，已经是傍晚时分，太阳斜挂在半空中。他在街道入口停下，使劲眨眼睛，以便适应外面的光线。副驾驶座位上放着诺亚那本杂志——《今日数据架构师》，左轮枪就包裹在杂志里。他没有吃午饭，但是不觉得饿。

从长街下来，他驶上州际高速。每次看到贴满广告的面包车，他都会心跳加速，确认广告里没有戴高帽的裸体女人后才会松一口气。那些高中生太叛逆，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开着自家的车为广告商卖命，缺钱到这个地步？

他想起自己对女儿的教育，德哈玛真是个好孩子。离婚一年来，这是德哈玛第一次来他这边过暑假。他上班时，她可能觉得很无聊，也可能在家愉快地休息放松，读书和打游戏呢。照顾好她，真的那么容易？

215号州际高速上没多少车，他超速20英里。天空像加勒比地区旅游广告中的海洋一样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漠，泛白的棕金色沙子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刺眼。被沙子包围的巨砾奋力捍卫自己的存在，已有磨损痕迹，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渐渐被热量分解，最终只剩下基本组份。压力之下的卡尔塔也一样，他最终会不堪重负，只剩下皮肤和碎骨。在测试阶段，仍然有需求设计上的变更，要不断写新代码。什么都要做，就是没办法正常测试！他又告诉自己，只是今天倒霉。他还有时间——明天、后天、大后天……他一定会把项目做好。

手机响了，屏幕主题是达斯·维德[[2]](#footnote-2)风格的。

“妈？”

“完了！儿子，完了！”

“什么完了？”卡尔塔听到电话里传来奇怪的咒语声。“妈，你在哪里？”

“卡尔塔，我一次次告诫你不要离婚。现在厄运降临，正等着毁灭你。我的噩梦比以前更恐怖了。”

父亲插话道：“别吓着儿子！做噩梦是因为你晚上吃了太多垃圾食品——”

“别乱说，小心湿婆惩罚你！你自己坐飞机回去。”

卡尔塔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妈，你们回印度了？”

“我在西藏找到最厉害的圣人，真正的圣人，他能帮你。”

背景中再次传来父亲的声音：“其实是真正很贵——”“你要听他的话。”母亲说。

卡尔塔疑惑不解，不过很快明白母亲是让他听那位圣人的话。

父亲说：“是的，他会在梦中和你对话，还会发垃圾邮件给你——”

父母不断争执，卡尔塔放下电话。前面的车突然朝远离路肩的方向转向。一位满脸皱纹的印度老者在路肩的白线上打坐，身上穿着棕色的卡哈尔特（Carhartts）连体服。他高举起一只手，伸出拇指，示意要搭便车。他的眼睛紧盯着卡尔塔的眼睛。

“活见鬼！”他转动方向盘，避开这个人，眼睛却盯着后视镜。这位老者举起一只喝印度奶茶用的那种砂杯，像是要干杯。

有什么东西撞上来，他试图控制住车，但是路边的护栏太脆弱。有几秒钟时间，车只有一只轮子挂在路的边缘旋转。很快，车、他自己以及眼前的一切，都悬在空中。

副驾驶座位上的杂志在他头边飞起来，他屏住呼吸。天空和山都变换位置——天空在仪表盘旁边，而不是在车顶上。随后是猛烈的撞击，沙子击打着挡风玻璃。车以底朝天的姿势在沙漠里侧滑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下，车鼻子向前倾斜，轻触地面。

他抓住方向盘，分不清上下。有什么东西轻敲他的额头——是脖子上挂着的戒指在晃动。他的锁骨被安全带紧勒住，屁股已经离开座位。车外的世界是颠倒的，沙漠成了天空。一只走鹃从挡风玻璃前快速跑过，和他的手差不多大。他下意识地按喇叭，就像在路上开车时要把这只鸟吓走。小家伙在车外停留了一小会儿就跑到后面去了。通过侧视镜，他看到它迅速离开。与此同时，一辆面包车进入视野，在沙漠中艰难前行。卡尔塔一阵恐慌，从口袋中摸出手机。手机从手中跌落到车顶，滑动一段距离后撞在遮阳板上。左轮枪卡在后视镜附近，旁边还有几支笔、几只空的星巴克超大杯和一块地毯。

面包车越来越近，他抓起手机拨打911。面包车左侧陷进去一个坑，车身上没有裸体女郎，而是蓝人演艺集团一位演员的头像。“是他们把我挤下高速的？面包车里是上午那一伙人吗？为什么要步步紧逼？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卡尔塔心中充满疑问。

911调度员接听时，面包车在卡尔塔后面停下。

“我在215号州际高速上被逼下路面，赶紧派警察来，有人要枪杀我。”

调度员不停地问问题。卡尔塔想，如果他再也回不了家，德哈玛怎么办。911会录下所有电话。

“德哈玛，爸爸爱你。”

“先生，你在哪个位置？车着火了吗？”

卡尔塔想起刚才那只孤零零的鸟都能成功逃走。他也是孤零零的，却等不及911派人过来。

他松开安全带，整个人掉落到车顶上。他捡起左轮枪，拿在手中感觉很冷、很重。随后，他打开车门，爬到车外。脚边有一只塑料盒，有1号电池那么大。他用脚尖踢了一下，发现这盒子有一根天线。

“跟踪装置？究竟怎么回事？！”

面包车就停在那里，里面的人等着卡尔塔下一步的行动。

卡尔塔拔腿就往州际高速跑去，面包车只是怠速，没有马上追。他跑出五个车身的距离后，面包车掉头开始追赶。引擎声充斥着他的耳朵，恐惧感遍布全身，肾上腺素飙升。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双腿能移动得这么快。

飞奔中，他向面包车挥舞着左轮枪，但是对方并没有停下。面包车离他越来越近，冷却剂和汽油的气味越来越浓。卡尔塔继续跑，那些坏人紧追不舍。

他紧握住枪，边跑边把手臂转到后面，对着面包车扣动扳机。后坐力把手震得生疼，枪声在耳中回荡。那一刻，面包车稍微顿了顿，仿佛是踩油门的脚打滑。很快，它再次冲过来，像是油门又被踩到底。

卡尔塔侧身奔跑，再次开枪，蒸汽从散热器喷出。他向一边俯冲，面包车呼啸而过。车身上的蓝人演员似乎正看着他，眼球又大又白，好像不相信他还活着。面包车滑行一段距离后停下，车门立即打开，里面的人迅速下车。车里传来爱尔兰踢踏舞曲，又是《王者之舞》。司机穿着皮革铅笔裙和合身的黑夹克。乘客就是上午看到的金发女郎，戴着奇怪的欧式帽子，看起来就像有一只鸟栖息在头上。两人都戴着帕里斯·希尔顿风格的太阳镜，手上都有枪，不过枪管比卡尔塔的长得多，装有消声器。

卡尔塔从地上爬起来。“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她们站在车头后面交谈，语气平淡。发动机舱冒出的蒸汽挡住视线，看不清她们的脸。

戒指还在衬衣外面，卡尔塔一把抓住它。他真想钻到地底下，逃离追杀。

他紧攥着戒指，对她们说：“我把枪丢到地上。不管你们想干什么，这枪归你们。”

司机靠着引擎盖，蒸汽笼罩着她。

“我们来这里给你送点东西，一幅甘特图。”戴帽子的女人说。

卡尔塔把戒指卷在链子上。“你是说戴卢卡——”

司机开枪，她周围的蒸汽被扰动。卡尔塔膝盖中枪，他向后倒去，腿翘到半空中。膝关节流血不止，他用双手紧紧按住，痛苦地尖叫。膝盖里面仿佛有东西在燃烧，就像一块烧红的铁。他把拇指紧压在伤口上，皮肉都压破了，还是无法碰到那个东西。

鲜血不停地从膝盖流出，染红裤腿。

“为什么——”

司机继续开枪，卡尔塔另一只膝盖也中枪，血肉模糊。

他的叫声在州际高速的车流声和面包车里传出的音乐声中回荡，此刻没有枪声。

“为什么？”他大声喊叫，倒在地面上，内心祈祷有人来救他一命。眼前的天空暗下来，变成深蓝色。衬衣沾上点点血迹，脸上也有血。流血的速度似乎慢下来，两只膝盖也突然不疼了，他感觉大限将至。已经损坏的链子横挂在胸部，而戒指不知去向。他抬起头，试图寻找左轮枪或戒指，但是没有看到。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死亡带来的震惊渐渐驱散恐惧。心中满是愤怒，这一切都是因为戴卢卡不懂软件。两个女人去面包车里拿东西，卡尔塔开始哀求，哭喊着说项目进度延迟是正常的。天空时明时暗，就像是坏掉的荧光灯。

“我的……我的戒指，哪里去了？”

两人向他走来，互相保持距离，他的注意力就无法同时放在两人身上。她们的步伐中充满一种专业的自信，她们确定能完成任务，如同日出将黑暗变作光明一样毫无疑问。

沙子被晒得发白，卡尔塔伸开手指在上面划过，但是没有找到戒指。太阳向沙漠上投射着光和热，他禁不住闭眼。暴晒之下，脸和胳膊很烫，全身都很热。两个女人走近，沙漠的干燥尘土味和檀香味、香草味混合在一起，她们穿着入时。

戴帽子的女人戴着手套，拿着一叠纸。她把纸扔向空中，一页页纸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在卡尔塔头上飘落，遮住阳光。他抬起头，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认出来那些黑线和潦草的红字——甘特图。

“没必要这样，是诺亚！他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是他吧？这是不对的！项目会很成功，胜利者会发布的，我发誓！”

“好笑！”戴帽子的女人轻蔑地说，“我做过最烂的项目也不会延迟百分之五十多。”

“你——你是一名项目经理？”卡尔塔问道，心中无比疑惑。

“退休了，谢天谢地！”她边笑边说，同时举起半自动手枪。

司机打趣道：“西丝以前可是女皇级别的人物，对吧，亲爱的？”她的波浪形小卷发紧贴在头上。

“对，PMI认证的培训师。”西丝边说边瞄准。“PMI的女皇。”

“那你肯定知道真正做项目是什么情况，肯定知道的。我们遵循最佳实践，需求和签核都做得很好，但是变更请求不断，总监们也不制止！”

西丝假装打哈欠。“是的，我早不干这些烂事了。有些人想要流程和秩序，却又不停打破它们，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特别累。这就像SM，我知道你是受虐狂。”她用脚尖触碰卡尔塔的膝盖，他一声惨叫。

司机蹲下来，她的影子遮住卡尔塔的脸。她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地道的哥特人。“她到你卧室里，你就会被铐起来。”她轻拍西丝的腿，西丝紧缩的眉头放松了一点。“卡尔塔宝贝儿，你结婚了？”

“我的……我的戒指。”

司机面露温和之色，蹲下来，从沙子中捡起他的戒指。

“你是在找这个？为什么不好好戴在手上？”她自己手上戴满光面银戒指，除了无名指。

西丝把枪放低，抬高帽檐。“莱克斯，你在干什么？”她的左手也戴着一样的戒指。

卡尔塔觉察到一线生机。“我离婚了。她离开我，跟一名iPhone工程师在一起。我一定要把胜利者做好，让她后悔！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关乎尊严。”

他伸手去拿戒指，但是莱克斯把手迅速抽回来，面带笑容。

卡尔塔皱起眉头，不知道她是在微笑还是嘲笑。

“我登上《连线》封面后就给她打电话，他们会给胜利者做专题报道。”

莱克斯摇头。“你这么在乎这一小块金子，这是你的图腾？”她身体前倾，打量着卡尔塔，她的影子遮住他的脸。透过太阳镜可以看到她的眼睛，她在盯着卡尔塔的眼睛寻找答案。“好，拿去吧。”

他心中感谢上帝，眼中热泪盈眶。她终于发现，他只是一名极客，参与过一些傻事，但罪不至死。

他正欲道谢，莱克斯突然把戒指丢进他的喉咙。他拼命哽咽，不想把戒指吞下去。她俯下身，抓住他的下巴，两人的嘴很近。她噘着嘴，隔空亲吻他。随后，她站起来，举枪，瞄准。两个女人一起开枪——莱克斯的子弹射穿他的心脏，西丝打中他的头部。

卡尔塔的大脑逐渐停止运转，进入一片黑暗，最后一刻他想的是他的女儿。

1. 这种图表是由亨利·甘特（1861—1919）在1910年到1915年前后发明的, 因此得名。（维基百科） [↑](#footnote-ref-1)
2. Darth Vader，又译作黑武士，《[星球大战前传](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F%E7%90%83%E5%A4%A7%E6%88%98%E5%89%8D%E4%BC%A0)》三部曲的男主角，正传三部曲的重要反派角色。 [↑](#footnote-ref-2)